

# 唐纳德·福勒博士，旧约背景，

## 第 21 讲，新巴比伦帝国和犹大的终结

© 2024 唐·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 21 场会议，新巴比伦帝国和犹大的终结。

好吧，欢迎大家回来。

这是我们在这里录制的最后一天。这是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想说，在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有机会在这盘磁带上与你们分享，特别是有你们和我们在一起，我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并且有机会和我的好朋友 Ted Hildebrand 在一起，他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包容，我们即将离开一个重要的时代。这是第一个超级大国的时代，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永远不会结束。三个世纪并不完全像三十个十年。

因此，有很多代人只知道亚述的统治。现在就像这样，在绝对完美的环境下，亚述可以被征服。它只有在完美的环境下才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所拥有的是一种能够摧毁这个强大的亚述帝国的联盟。因此，这个联盟就是南部的巴比伦势力与东部的米底人结盟。如果你能和我一起想象一下地形，这里紫色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山谷。

然后将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朗或其他名称分开的是扎格罗斯山脉。那么扎格罗斯山脉以东地区就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经典地区。因此，巴比伦人与米底人结成联盟，而米底人实际上是推翻亚述帝国的主要民族。

他们还与一群凶猛的骑兵结盟，这些骑兵也加入了这个联盟，称为斯基泰人。我们认为他们来自俄罗斯草原。但在这个联盟和亚述分裂并被严重削弱的事实之间，这正是这个帝国走向终结的最佳时机。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肯定点击了错误的文档，所以请耐心等待，我需要几分钟才能取回我的材料。在巴比伦这个崛起的强国中，世界将发生转变，但不会像波斯人接管 70 年后发生的那样。

所以，新巴比伦时期是巴比伦与亚述关系分裂的时期。亚述人显然对他们抱有某种形式的宗教感情。他们深深尊重巴比伦伟大的宗教历史，特别是因为亚述没有延续到第三个千年的历史。

因此，他们尊重巴比伦人，但巴比伦人并不真正以类似的方式欣赏亚述人。因此，在这两个政治实体并存的整个时期，一直存在着摩擦。因此，当亚述帝国崩溃时，纳波波拉萨尔成为了巴比伦的国王。

所以，纳波波拉萨尔现在是，尽管他是巴比伦的国王，我需要指出这一点，这是旁注，这并不像你必须把它写下来，但巴比伦现在是一个讲阿拉米语的实体的一部分，现在可以正确地称为迦勒底。因此，南方的亚兰人被称为迦勒底人，而北方的亚兰人则倾向于被称为亚兰人。所以，那波波拉萨是迦勒底的提取物，只不过是南部的阿拉米亚人。

他于 626 年登上巴比伦王位，当时亚述正处于某种解体状态。他与米底人的联盟似乎对推翻亚述帝国影响最大。到 617 年，他已将亚述人赶出巴比伦。

在最后一支亚述军队撤退到哈兰后，他于 611-610 年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一支庞大的埃及军队北上试图援助亚述。公元 609 年，两股力量发生碰撞，显然巴比伦人赢得了这场战斗。约西亚是犹大最后一位在位的敬虔国王，他在阻止法老北上援助亚述人的过程中丧生。

在被约西亚击退后，埃及人仍控制巴勒斯坦数年。因此，我认为值得我在这里停下来向您解释所发生的令人惊讶和混乱的事件。当古代世界的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亚述陷入困境时，一系列奇怪的新联盟开始出现。

埃及人认识到亚述的软弱，因此决定与亚述结盟。现在这是那些会思考的时刻之一。没有人能预料到埃及人会试图从巴比伦人手中拯救亚述人。

这正是发生的事情。因此，埃及人派遣一支军队穿过以色列地区，一直向北到达哈兰附近，试图帮助亚述人。609年，他们被击败了，因此605年还有最后一场大战，那就是卡基米什战役。

你可以看到Carchemish就在这里。国际政治在任何时代都会引发有趣的对话。这个由巴比伦人和米底人组成的新联盟比埃及和亚述残余的新兴联盟强大得多。

但此刻却失去了重要性的侧边栏。约西亚王是一位伟大而敬虔的国王。当埃及军队正在穿过米吉多时，米吉多不在地图上，但在米吉多，有一个穿过卡梅尔山脉的山口，历史上，这是军队更喜欢通过的山口。约西亚知道这一点，所以约西亚试图阻止埃及人，但约西亚在战斗中丧生。

看到一位在整个旧约时期领导犹太最彻底的宗教改革的国王失去了对以色列的最大领导，或者我应该说领导犹太，他一定会感到不安。他一生都在与埃及法老作战。当然，这可能会令人不安，正如我们在上一盘磁带中反复提到的那样，从报纸的头版建立你的神学是多么危险，所以现在他们一定很难解释什么是神在做。人们以为约西亚会给神一个扭转以色列人困境的机会，但事实上，约西亚所谓的复兴并不是真正的复兴，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不幸的是，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并没有渗透到他的国家犹太的社会阶层。所以，随着约西亚的死，不难说这只是南方王国何时灭亡的问题。因此，回到我们的经文，约西亚已经丧生，而埃及人现在控制着巴勒斯坦。

在他们的努力被击退后，他们仍控制着该城数年，在此期间他们将约雅敬推上了犹太的王位。你们知道，朋友们，现在让我向你们指出，与一个世纪前相比，犹太的规模要小得多。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犹太和以前一样。

好吧，在609年的战斗失败后，尼科恢复、重建并向北进军，并于605年在卡基米什(Carchemish)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两支军队相遇了。显然，埃及人被击溃了，因为一年后在哈马特又发生了一场战斗，埃及军队被彻底摧毁。随着通往埃及大门的道路打开，尼布甲尼撒的死很可能避免了埃及的溃败。

卡基米什之后，尼布甲尼撒的儿子、陆军元帅尼布甲尼撒穿越阿拉伯大沙漠，返回巴比伦参加加冕礼。让我把地图放回去，以便我们都能看到发生了什么。这是地图情况。

在卡基米什，以及后年在哈马特，埃及军队一再被击溃，出于所有实际目的，这将意味着埃及作为一个强大参与者的终结。所以，哈马特之战之后，这里的军队现在正在向南移动，尼布甲尼撒就在这个地区下山了。当尼布甲尼撒听说他的父亲拿波波拉萨尔在巴比伦坐上王位时，他听说他的父亲去世了。

嗯，当然，这是一个全新的王朝，所以他急于回到巴比伦，在别人取代他之前加冕。因此，他没有像这样走安全正常的路线，一路返回巴比伦，而是直接穿越阿拉伯大沙漠，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巴比伦。于是他在那里加冕，成为古代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因此，埃及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短暂地受到巴比伦的控制，但即使它确实发生了，也是相对短暂的，并且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与亚述帝国不同，巴比伦帝国的核心是新月沃地。这几乎就是它所统治的一切，尼布甲尼撒成为古代伟大而著名的国王之一。

因此，他试图直接进入埃及，但被拒绝了。当他的军队向该地区南下时，他们做了帝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们劫持了人质，他们打算训练这些人质回去，帮助他们接受巴比伦的方式和思想教育，然后为巴比伦人服务。

因此，在哈马大战之后，当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南下时，但以理、以西结等重要人物被带到巴比伦接受训练，为巴比伦人服务。这就是他现在统治的尼布甲尼撒的情况，我非常希望这是可能的。这不是以色列历史课程，但我很乐意深入圣经文本并与您谈论犹大的最后日子。

597年，巴比伦人起义。我忍不住告诉你，即使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也觉得这有点令人震惊。犹大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比中西部州的一个县大不了多少。

他们在政治上软弱，在军事上软弱，让他们反抗巴比伦确实令人震惊。然而，这正是发生的事情。尼布甲尼撒将他的军队带到了西方。

他们有良好的投降意识。尼布甲尼撒俘虏了大约 10,000 名犹太人。人们会认为这将意味着结束。

犹大现在将掌握自己的角色，即成为巴比伦人的奴隶国家。在自己的国家受巴比伦人的奴役，比在巴比伦受奴役要好。人们可能认为 597 年的叛乱就足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587-586年，他们第二次叛乱。在圣经文本中读到这一点特别有趣，因为这种反抗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下层。西底家领导的叛乱在圣经文本中向我们揭示，西底家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什么。

西底家不想反抗巴比伦人。他实际上来找耶利米，或者让耶利米晚上来找他与耶利米谈话。耶利米有神的心意，他告诉他们，除非他们屈服于巴比伦人，否则他们就会被毁灭。

但这是中东，也许将当前的宗教紧张局势强加给过去的世界是不明智的，但犹太的宗教徒，宗教民族主义者，已经说服自己上帝与他们同在，并且上帝将被迫拯救他们。因此，他们压制了西底家的愿望，迫使他反抗尼布甲尼撒。因此，尼布甲尼撒将他的军队带到了西方，经过相对短暂的围困后，耶路撒冷陷落，居民现在被驱逐到巴比伦。

西底家是一个特别悲惨的例子，因为他足够聪明，知道这次叛乱实际上是没有机会的。因此，当巴比伦军队进入他的领土时，他带着家人一起逃离死海，向南前往埃及。在那里，尼布甲尼撒的骑兵抓住了他，然后他们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在那里，在耶路撒冷城的所有幸存人员面前，他们一一杀害了尼布甲尼撒家族的每一个成员。西底家、妻子和孩子，然后他们挖出了西底家的眼睛。

证据，或者有目的，这样西底家将看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他的所有家人都被杀。他们为这次针对巴比伦的叛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时，它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当然，犹大是古代世界自助餐桌上的一个小问题。

这无关紧要，但现在，当我们回想起来，在我们之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评论中，土地已经失去，圣殿已经失去，国王已经失去，所以现在他们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因为他们将在巴比伦生活七十年。对于犹太人民来说，这一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所以，如果你允许我在这里暂停一下，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幸存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幸存下来，但我们需要停下来问自己，他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幸存下来的？在亚述-巴比伦的环境中，被俘虏的其他民族没有一个幸存下来，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上帝的子民保留了他们的身份，流亡中的身份，以及即使在余民离开时他们也延续的身份。离开巴比伦并返回并重建他们的国家。

这就是我向你们建议巴比伦正在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宗教活动，而这些活动在圣经文本中是看不到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巴比伦70年流亡时期的信息，但流亡并没有结束，对于绝大多数犹太人来说，流亡并没有结束。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流放结束后，只有约 50,000 人返回。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需要重新表述他们的宗教身份。请原谅我用宽泛的语气说话，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当你读到先知书时，你会读到犹太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个主要问题是在不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将自己投入到圣殿仪式中。神赐给摩西的。

所以，我们在流亡中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重点的出现。以色列人或犹太人缓慢但肯定地重建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宗教平台，他们不是围绕圣殿仪式重建它，因为他们没有圣殿仪式，而是围绕强调摩西律法。现在，我们没有巴比伦时期任何重要的文学信息，无法让我们对此进行翔实的讨论。

但显然，犹太人的天才，或者说犹太人天才的证据之一，是他们有能力克服全新的宗教形势并制定新的应对措施，而这种新的应对措施将以令人惊奇的方式为他们服务，因为在接下来的 2,500 年里，他们将是一个民族，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生存的民族。2500年来，他们在流亡中设法拥有了民族身份。这是一个形成期。

毫无疑问，这迫使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我们所说的圣经文本。当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当时能够创作一本圣经，原因很简单，没有书籍。卷轴又大又笨重，不可能有旧约那么大的文件。

但在巴比伦流放中，他们似乎从寺庙转向了文本，从仪式转向了法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不幸的是，我们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谈论它。因此，我们将通过伟大的尼布甲尼撒来简要浏览一下这个新巴比伦时期。

许多铭文详细描述了这位令人惊叹的巴比伦国王的多产建筑工作。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 460 年这座城市的描述大部分都是尼布甲尼撒努力的结果。他还在巴比伦的其他地区开展了积极的建筑计划。

看来他有意识地效仿了他之前伟大国王的先例。这种仿古化是整个新巴比伦时期的特征。你看，巴比伦人将自己视为古代近东宗教历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巴比伦存在的延续。

尼布甲尼撒生命的最后几年是晦涩难懂的。我们的文献资料很少，而这位伟大而引人注目的国王几乎看不见的这个时期可能是对但以理所描述的尼布甲尼撒疾病的肯定。在王室傲慢的爆发中，尼布甲尼撒认为自己非常独立于上帝，而在圣经中，他被击垮了。

对此的一般解释是，他患有牛病，因为他像动物一样吃草。因此，在患病期间，他几乎消失在历史的篇章中。在圣经中，他从疾病中得救后，似乎意识到了神的存在，并谦卑自己，这当然符合君王应有的想法。

因此，尼布甲尼撒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勇气和精力的人。他以军事胜利而闻名，但实际上他可能更好，应该以他在伟大的巴比伦城的巨大建筑活动而闻名。今天，当您前往世界的这一地区，参观巴比伦遗址时，您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尼布甲尼撒所建造的遗迹。所以，他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当然，在《但以理书》中提到过，但我们将继续讨论我们将讨论的最不起眼的国王之一，拿破尼德斯。

拿波尼德斯很难解释，因为他在美索不达米亚没有得到很好的印刷。有些人认为他疯了。他对月神辛有着独特的忠诚。

显然，他亲眼目睹了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之间的战争中圣城哈兰的毁灭。他认为这是月神辛对被虐待和忽视感到不满的证据。因此，他重建了他母亲以前信奉的寺庙。

他任命他的女儿为乌尔的女祭司。然后他在阿拉伯的蒂玛沙漠绿洲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城市 and 辛神庙。我想蒂玛在这里，以便您可以看到该站点的位置。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放弃了巴比伦的王位，搬到了蒂马的沙漠地区。他在那里为月神辛建造了一座非常大的神庙。那个地方是一片绿洲。

在那里，他在蒂马周围建造了一座伟大的城墙。很难找到方法来向你描述这一点，但蒂马是一片绿洲。这不是一个城市中心，但他在蒂马周围建造了一堵足够大的城墙，可以建造一座强大的城市。

所以，这是古代国王最奇怪的行为之一。我们该如何解释他放弃王位的事实呢？他把王位留给了他的儿子伯沙撒。他放弃了巴比伦的王位。

我们不确定他是否回去过——对此存在一些争议。他在蒂马定居，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寺庙，并在城市周围修建了长城。

这到底该怎么解释呢？我很确定我可以对你说，没有人对发生的事情有明确的解释。事实上，人们有不同的尝试来解释这些奇怪的行为。我认为很有可能至少部分正确的观点之一就是我所说的奉献者观点。

换句话说，拿波尼德的行为是宗教苦行者的行为。他对月神辛有着独特的忠诚。因此，也许正是出于这个想法，他希望自己离开巴比伦。现在，巴比伦并不是没有寺庙可看。

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巴比伦的宗教官员之间存在着政治争议，他们关注的是马杜克，而不是关注于可见的拿波尼度。因此，也许是为了避免这场争议，并

不受阻碍地献身于罪恶，他才离开巴比伦，在这片绿洲上生活了十年或更长时间。我认为这个观点有一定的价值。

然而，这可能无法完全解释他的行为，这导致了其他尝试来解释他的奇怪行为。第二个尝试是所谓的宗教政治观点。

这种宗教政治观点表明巴比伦的主要神是马杜克神。马杜克在西方，尤其是阿拉伯人和阿拉米人中不受崇拜。所以，当我们说西部时，我们指的是从幼发拉底河以西一直到这里的任何地方，整个帝国的西半部。马杜克不受崇拜。

因此，这种观点表明，拿波尼德可能试图围绕一位古老的享有盛誉的神统一他的国家。现在，这有一些有趣的方面，即使我们承认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如果有一个神灵在整个新月沃地受到崇拜，那一定是月神。

有学者认为西奈山因月神辛而被称为西奈山。我们知道，以色列伟大的耶利哥城是以月神亚里克（Yariq）的名字命名的。我们知道，对于亚兰人和阿拉伯人来说，整个古代世界的西半部都更喜欢月神辛。

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也许拿波尼德斯试图做的就是离开巴比伦并搬到这里，将其变成一个宗教中心，可以将巴比伦的新月沃土力量团结在月神的宗教旗帜下。这很有趣，或者至少对我来说很有趣，但也很难以任何程度的确定性说出来。例如，这并不一定能解释他为什么缺席整整十年。

他可以在新月沃地的任何地方做这种事。这不一定能解释为什么他会在几棵棕榈树周围建造一堵巨大的墙。这不一定能解释为什么他会在一个没有太多人类使用的地方建造一座巨大的寺庙。

因此，虽然这可能有一些价值，但我们要小心地说，似乎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充分解释这一点或完全解释这种有些不寻常的行为。我在课堂笔记中提到了第三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就是我所说的地缘经济观点。从 560 年到 485 年，巴比伦经历了超过 200% 的毁灭性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在经济上，巴比伦尼亚的情况并不顺利。通货膨胀率高，经济不强劲，因此这种观点表明他试图做的是重建贸易路线，从而重新形成巴比伦帝国的经济中心。这种观点试图论证的是，他试图创造一种经济贸易转移，减少对巴比伦的重视，而更多地重视帝国的西半部。

嗯，在拿波尼德统治的最后几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出现毁灭性的通货膨胀。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果你看一下巴比伦尼亚上方的鲑鱼色区域，你可以看出，在过去的几年里，米底人和波斯人成功地征服了一个巨大的弧线，使得巴比伦尼亚四面八方被切断了。除了西方。因此，那波尼德试图对来自东方的新兴强国玛代波斯制定经济对策，这是合理的。

因此，当我们观察他的行为时，我们说我们不确定是否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我们可以说的是，他在圣经中的知名度远不如他的儿子伯沙撒。因为伯沙撒正在巴比伦统治王位，所以我们不确定拿波尼德是否已经完全退位而伯沙撒是确切的国王，或者伯沙撒是否是共同摄政。

目前尚不清楚，但明确的是拿波尼德并没有在巴比伦统治，而伯沙撒在统治。当然，《但以理书》使伯沙撒出名了，所以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中伯沙撒下令举行宴会的故事时，伯沙撒正在统治这座城市。国王下令设宴，这没什么争议。

毕竟，国王有很多空闲时间。你读过像《以斯帖记》这样的书，整本书似乎都穿插着国王举办的各种宴会。于是，他举办了一场宴会，在宴会上，伯沙撒下令将圣殿中的器皿.....用于圣殿崇拜的宗教器皿，可能是他俘虏了约柜。

因此，他命令将这些作为饮酒器皿拿出来。好吧，在聚会进行到一半时，上帝介入，突然开始用神之手在墙上写下神秘的文字，这肯定会重新调整聚会的气氛。他们从一场注定失败的盛宴变成了一场惊恐的盛宴。

我说注定要失败，因为但以理书的读者根本看不到它。看不见巴比伦被围困，而且已经被波斯军队围困一年多了。所以，这场宴会是在军队围攻巴比伦城时举行的宴会。

我们有这样的笔迹：Mene, Mene, Tekel, Upharsin。伯沙撒希望对此作出解释。现在，这读起来并不晦涩难懂。这些话很容易。

它是 Mene，编号为 Tekel，Tekel 是阿拉姆语中的 Shekel。舍克尔的意思是称重，所以它被编号、称重、分开。乌法辛。

因此，丹尼尔有宗教徒的名声。因此，丹尼尔被带进来，丹尼尔解释了文字。他没有翻译它；任何人都知道它在说什么。

他解释了它。他告诉他们，伯沙撒，你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你的行为是经过权衡的。

你将会与你的王国分离。你知道，这就是他们的世界和语言，朋友们，他们喜欢双关语。这就是我们得到法利赛这个词的根源，也是我们得到这个词的根源。

法利赛人的意思是分离的人。所以，分离出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但它也是波斯语这个词的同音词。如果你看一下辅音，你会发现辅音是相同的。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梦是在告诉伯沙撒，你将被分离出来，而做这件事的将是波斯人。所以，这是波斯语和法利赛语同音词的双关语。于是，就在那天晚上，巴比伦城陷落了，伯沙撒被从王位上除掉了。

新巴比伦时期就这样结束了。当然，你会记得我提到过的关于这些高度集权的政治实体。因此，这些高度政治化的实体就像它们出现时一样突然崩溃。

由于波斯人已经征服了巴比伦北部的领土，他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占领巴比伦城，当然，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就这样，玛代波斯人继承了新月沃地。所以现在我们从一个看起来像这样的地图转向我们前几天告诉过你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帝国。

因此，我们将历史上第一次将注意力从新月沃地转移到东方。我们很容易忘记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不以新月沃土为基础的帝国。因此，早在波斯帝国出现之前，公元前五千年和四千年的遗址就已经存在占领和文物证据。

伊朗高原上最著名的城市是苏萨和埃兰。到了第一个千年之初，就有了一个叫做雅利安人的民族，现在第一个千年大概有1000个左右，所以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雅利安人就已经开始移居或者迁移到这个地区了。迁徙完成后，出现了五个大部落，其中最大的是帕尔苏亚人和马代人，还有米底人和波斯人。

但还有其他重要的部落。帕萨瓦人为世界带来了帕提亚帝国，这个帝国在罗马时期是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罗马最大的对手。所以，帕塔瓦是一个部落。

事实上，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中，我们读到有来自帕提亚的犹太人出席五旬节。然后是阿拉霍斯人和巴克特里亚人，这就是所谓的波斯民族的五个部落。米底人、波斯人、帕提亚人、阿拉霍斯人和巴克特里亚人。

所以，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名字，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向您展示它们的位置。所以，米底人位于米底亚-波斯的北部。波斯人位于南部。

这是这里的双峰人。这里是阿拉霍西亚，这里是中间的帕提亚。因此，这五个大部落在东部占据了 this 地区，因此历史上第一次，政治权力从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东部。

事实上，讽刺的是，尽管几千年来古代世界唯一的权力中心是美索不达米亚，但随着权力向东方转移，这代表着最后一次权力中心是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当权力从东方转移时，它就会转移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身上，然后转移到罗马帝国的人民身上。所以，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元，以至于很难向你解释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很快，当我们开始接近这个小时结束时，让我告诉你们，世界历史的中心始终是新月沃地。随着玛代波斯帝国的崛起，新月沃土将永远不会再成为权力中心。从现在开始，权力将从新月沃地转移，首先向东，然后向西。

因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当你现在看这个地区时，你可能会称它为灭亡的帝国。所有这些帝国都消失了。

现在的土地只是原来的一小部分。这片土地遭受了极大的生态破坏。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干旱。

因此，这个曾经富饶而强大的历史地区现在已经开始了无可争议的衰落，并且永远无法恢复。现在，权力将在这里转移到东方。这个东方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这些雅利安人不是闪米特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印度雅利安人。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准确地告诉您他们移民时来自哪里。但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他们不是闪米特人。他们没有历史悠久的宗教。

他们的语言不是闪米特语；它是玛代-波斯语。他们的文化不是闪族的，他们的世界观也不是闪族的。

因此，我们不仅在地缘政治后果上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宗教和文化考虑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它将带我们回到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波斯帝国。

这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帝国。因此，这些部落的团结需要时间——准确地说是几个世纪。

它最初出现在米底亚部落的统治之下。当然，统一后的后续国王在亚述的陷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个部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和谐的，直到伟大的居鲁士的崛起，这让米底国王感到有点紧张。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停下来，然后在下一个磁带中回来谈论古代历史上真正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被称为居鲁士大帝。他是一位国王，与古代任何其他国王不同。

谈论他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因此，我们将在此停止，然后很快开始制作下一盘磁带。

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 21 场会议，新巴比伦帝国和犹太的终结。